

“731部队”原队员清水英男 指认侵华日军细菌战罪行 在“谢罪与不战和平之碑”前谢罪

据新华社哈尔滨8月13日电(记者杨思琪、杨轩)13日8时40分许,94岁高龄的清水英男时隔79年后重返哈尔滨,在他曾服役的第七三一部队旧址指认侵华日军罪行。

侵华日军“731部队”是一支秘密部队,是二战期间日本策划、组织和实施细菌战的大本营。1945年3月,清水

英男作为少年兵应征入伍,8月14日,他随战败部队逃离回国。

按照计划,清水英男来到“731部队”本部大楼旧址的部队长办公室、标本陈列室,以及冻伤实验室旧址等指认侵华日军细菌战的罪行。

清水英男回忆,当年在“731部队”总部的标本室里,他曾看见各种各

样被解剖的人体器官浸泡在装有福尔马林的瓶子里,还奉命捡过被当做实验对象的俘虏尸骨。

“突破重重困难,再次回到中国,是希望日本当局正视历史、守护和平,不重蹈战争的覆辙。”清水英男说。

13日10时30分许,清水英男在“谢罪与不战和平之碑”前忏悔谢罪。

这座碑位于“731部队”遗址群第二保护区,由日本民间友好人士于2011年集资建立,黑底白字。碑文中写道:“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在中国犯下了世界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国家级罪行。”

站在碑前,他双手合十,深深鞠躬。“向中国的受害者表示真诚的道歉、谢罪。”他说。

即便94岁,他仍要去中国谢罪、证言

据新华社日本大阪/哈尔滨8月13日电12日,刚过完94岁生日的清水英男站在日本大阪关西国际机场出发口,登上飞往中国的航班。时隔79年,这位曾经的侵华日军少年兵,将重返让他背负一生沉重记忆的地点——位于中国哈尔滨的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旧址(现为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

“虽然有日本社会舆论反对,我身体也不大好,但即便如此,我也想抛开一切顾虑,就想去中国。”10日,在启程前,老人在长野县的家中,向新华社记者讲述决意赴华谢罪的心境。

“这是我战后第一次出国,也是第一次返回中国。”清水说。

1945年,清水作为731部队最后一批少年兵在哈尔滨待了4个多月,同年8月14日,他随战败的部队逃离中国。2016年,清水公布自己曾是731部队“少年队”队员的身份,此后一直致力于揭露731部队的罪行,向公众讲述历史真相。

清水在回忆录中写道:“昭和20年(1945年)8月11日早,有前辈说‘还在冒烟’,我想那应该是特设监狱里被焚烧的‘马路大’(日语意为木材材料,指被日军抓来进行实验的活人)吧。”“12日,我进入特设监狱,去捡那些没烧尽的人骨。”“13日,我们把行李搬上货车等待出发命令”……

这些讲述惹恼了一些不愿面对历史真相的日本人。清水拿出一篇2017年的报道,指给记者看:“这是日本一名国会议员公开骂我的报道,上面有我的名字。他说‘清水英男这个老头子,完全在撒谎!’”

面对质疑和攻击,清水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不容否认的史料回应。清水说,从中国撤离时,上级下达命令,要求他们所有人都要销毁与731部队相关的证据,但依然有零星材料被带回日本,印证着他曾在731部队服役的事实。

清水拿出自己在731部队“少年队”



8月13日,清水英男在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旧址“谢罪与不战和平之碑”前忏悔谢罪。新华社发



的合影,指着最后一排的四人说:“我们四个是长野同一所学校的同班同学。一起加入731少年兵第四期,也是最后一期。这张照片就是同学从中国撤离时悄悄带回来的。”

说着,清水又拿出《731部队留守名簿》,上面也有他的姓名。这还不够,清水又拿出三张印有“满洲中央银行”的老旧纸币,“这是部队当时给我们兑换的纸币,能在哈尔滨市内使用,这是我唯一放在衣兜带回来的东西”。

在哈尔滨4个多月的经历成为清水一生的梦魇。他曾在731部队的标本室里亲眼见过胎儿、婴儿、幼儿的标本。清水告诉记者,从他的第一个孩子出生起,“每当夜里听到孩子的哭声,我脑子里就会闪现731部队标本室的画面,仿佛那些逝去的孩子在哭泣”。提到标本室,清水的眼眶又一下子湿润了。

时隔79年重返中国,清水说自己有两个心愿。“一是想以个人名义真诚地为那些惨遭731部队杀害的人祈福,向受难

者家属谢罪。二是想了解日本战败后哈尔滨当地的鼠疫受害情况,这方面日本的证言还非常少。”

“日本战败后把带有鼠疫菌的老鼠给放了……如果(人)感染了鼠疫,我想会非常痛苦。”清水说。

收拾好行李,10日下午,清水特意赶到长野县饭田市和平纪念馆,参加这里正在举行的第35次“为了和平的信州战争展”。2015年,清水就是在这里参观展览时,不小心说出了自己的身份,也正是在“为了和平的信州战争展实行委员会”的鼓励下,清水于2016年开始公开对外演讲,揭批侵华日军的暴行。

这家日本民间和平团体的负责人原英章告诉记者,清水不顾94岁高龄,下决心去中国,令人钦佩。“能向逝者进行忏悔,这需要非常强大的信念和勇气。我们希望日本政府也能看到清水的行动,对(政界人士)赴华谢罪予以认真考虑。”

这家机构的前会长、年逾九旬的久保

田昇也来到活动现场。久保田老人说:“731部队是日本进行侵略战争最典型的代表。我希望清水到中国后,向当地民众谢罪。这是只有参加过731部队的清水才能做到的事!”

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馆长金成民10日说,731部队侵华罪行一直被隐瞒,绝大多数参与者都持回避、否定态度,像清水英男这样有良知、有人性的原队员愿意讲述731部队的真相并回到现场认罪,非常难得。

金成民说,731部队名簿记录了3600多名成员,绝大多数已不在世,清水英男是第5位返回哈尔滨现场指认、忏悔谢罪的原队员,也可能是最后一个。

12日,从大阪关西国际机场出发,清水老人经上海飞往哈尔滨,总计将近8小时。望着清水走进安检通道的背影,他的话语又在记者耳畔回响:“我想去中国说出我的证言,这是为了和平。”

(记者:郭丹、李光正、张笑宇、李建平、杨思琪)

新研究:火星内部深层存在大量液态水

据新华社北京8月13日电火星上的地震和陨石撞击会产生地震波,这些波可以帮助绘制火星内部结构。一项新研究分析了由美国航天局“洞察”号无人探测器检测到的火星地震波,认为在火星内部深层存在一个充满液态水的孔隙和裂缝区。

研究认为,该区域存在于火星表面以下11公里至20公里的地方,其液态

水储量远超此前认为的火星地表曾经有过的海洋所蕴藏的水量。尽管这些地下水资源因位置太深而无法开采,但这一储水层可能是生命的“避难所”。

研究人员在分析中使用的一种数学模型与用于分析地球地下含水层和油田的模型完全相同。相关论文已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学报》周刊网站上。

研究人员表示,确定存在一个大的

液态水储层为了解火星的过去等提供了一些线索,既然地球上深深的矿井里和海底都有生命,那么火星深层地下储水层也可能存在生命。

此前已有大量证据,比如河流通道、三角洲和湖泊沉积物等,都支持火星表面曾有液态水流动的假设,但这种潮湿时期早在30多亿年前火星失去大气层后就结束了。迄今,人类已经发射了

许多探测器登陆火星,试图弄清楚过去那些液态水到底发生了什么。这项新研究表明,火星上大部分水并未逃逸到太空,而是渗入了火星地壳中。

“洞察”号无人探测器携带地震仪于2018年降落在火星表面,这是第一个探测到火星地震的仪器。2022年12月21日,美国航天局宣布,在对火星进行4年多科学探测后,“洞察”号正式结束任务。